

坚持阅读，自我成长的重要方式

近日，一年一度的“我与地坛”北京书市（以下简称“地坛书市”）成功举办。这座承载历史沉思的古老坛庙，再度成为书香弥漫、人流涌动的阅读聚集地。

书市的灵魂，藏在地标与文本的精神共振中。书摊前，读者或凝神翻阅，或轻声交流；讲座区，听众与讲者互动热烈，语言交锋启迪人心。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到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的人们会聚于此，共同展现了“全民阅读”的生动景象。据统计，截至9月22日落幕，地坛书市11天累计吸引读者55万人次。在书市的文化场域中，众多读者感受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、思想碰撞，这正是地坛书市最珍贵的文化内核。

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、启增智慧、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，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，树立崇高理想，涵养浩然之气。阅读是一种从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，涉及读者者的情感投入、认知投入和行为投入。形成阅读的爱好与习惯，有利于促进深度思考、培养学习习惯，从而构建系统的认知框

架、培养独立的判断能力。因此，人们来到书市，不仅是为了选购书籍，更是为了寻求思想的指引、技能的提升和心灵的安顿。无论是在名著原典中触摸历史脉络，还是在专业文献中拓展思维边界，抑或是在文学作品中增强美学修养——阅读都为人们提供了一方净土，让疲累的身心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抽离出来、得以休憩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提倡多读书，建设书香社会，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。”当前，多读书、读好书、好读书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同选择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。地坛书市所提供的，不仅是一个选书购书的场所，更是一个让人们静下心来、沉浸阅读、开展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。据统计，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9.9%，较2023年的59.8%增长了0.1个百分点。目前，我国已有58万余家农家书屋，17.7万家职工书屋，10万余家实体书店、3000多家公共图书馆，城市书房、社区书屋、共享书架等新型空间不断涌现，全民阅读更便捷。

各类名家讲座、阅读分享与文化对谈的举办，也将个人阅读体验延伸为集体智慧交流，不仅建立起一个开放、互动的知识共享环境，更为营造全民阅读氛围，共同建设书香社会夯实了基础。

地坛书市的盛况，不仅折射了人们对阅读的真切热爱，也是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生动一景，体现了全民参与、终身受益的学习生态。在信息爆炸、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，知识更新和认知迭代愈发频繁，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交织叠加。在此背景下，阅读的意义显得愈发珍贵。如何更好地在生活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？如何更好地处理学业压力、职场焦虑？怎样做一道方便快捷的美味早餐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，终身学习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生存境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阅读正是刷新自己、发展自己的重要方式。当我们每时每刻都从书本中汲取营养、学习知识，我们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“重新发现自己”的挑战。唯此，一个人的德行、一个民族的品格、一个时代的气质才能在书香弥漫中得到深切滋养，我们才能在认识世界

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拥抱更多可能性。

未来，唯有徐徐用力、久久为功，方能将人们的阅读热情从地坛书市的“一时一地”变为书香社会的“随时随地”。一方面，积极拓展实体空间，依托城市公园、景点商圈、街道社区等地，引入公共图书馆资源，打造舒适、悠闲、沉浸式的阅读人文环境。另一方面，创新形式载体，通过数字图书馆、有声书、电子书籍等形式，多维拓展数字阅读载体，覆盖多元阅读需求，平衡数字阅读的效率与纸质阅读的深度。与此同时，不断完善机制保障，健全全民阅读服务体系，深化阅读推广活动。通过组织开展文艺宣讲、主题阅读、科普讲堂等活动，让人们体验到知识“活起来”的乐趣，形成“人人爱阅读、人人传书香”的良好局面。

我们相信，不断宣传推广全民阅读，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定能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、更为丰富、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，形成人人皆学、处处能学、时时可学的良好风尚，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、学习型国家注入强大力量。（光明日报）

大通炕（中篇小说）

萨若兰

（接上期）

六

天黑下来了，玛尼借着油灯的光亮缝补衣裳，一幅美丽的剪影映在低矮的墙壁上。

玛尼想起白天在山上看到的交火场面，感慨地用蒙古语拉着长调说：“这世道越来越不太平了，一出门，不是碰上胡子，就是日本兵。桑布王爷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把日本兵引到家门口来，也不知他想干啥！”

那苏图说：“那还不简单嘛，他们狼狈为奸呗。”

这时，乌日图拿着一件旧衣服进来，扔给玛尼说：“嫂子，我的衣服破了，给咱缝缝呗。”

玛尼接过衣服，边缝边感叹道：“乌日图老大不小了，该给他娶个媳妇了。”

那苏图说：“也没个相当的人啊，你有相中的姑娘吗？”

玛尼说：“我看满德日娃那姑娘挺好的，你今天不是也看见她了吗？长得秀气，手脚麻利。咱们托哈斯两口子给说个媒，没准能成！”

那苏图说：“那你得弄准成点，人家姑娘到底有没有对象啊？”

玛尼说：“我问过，说没有。这年头有姑娘的人家就像藏了个大宝贝，这事还真不能拖呢。”

几日晚饭后，那苏图让德力格尔把李伊凡先生请到家里，商量对付日本兵的事。

玛尼给李先生沏了一杯红茶，就出去了，她猜到这是一次很机密的大事。两个男人坐在炕上喝茶，越喝越清醒。

那苏图说：“李先生，日本兵敢到咱这儿撒野，咱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忍着，你说是吧？”

李伊凡说：“当然不能忍，咱再不反抗，就没别的活路了。”

那苏图用毛头纸卷了一根旱烟，

递给李伊凡。李伊凡说不抽，那苏图就给自己点上。他吐着烟圈说：“东北军入关了，枪口不对准日本侵略者。他们不保家卫国，我们得看家护院啊！”

李伊凡说：“收拾日本兵，没枪没炮没队伍可不行啊！”

那苏图说：“我家倒是有几支枪，就是太少了。眼下，咋样能搞到枪呢？”

李伊凡说：“桑布王爷家有枪……”

那苏图说：“你可别提他了，他替日本侵略者卖命，连自己的小老婆都舍得，这土鳖玩意儿有枪能给咱们？”

李伊凡说：“现在大敌当前，咱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。桑布王爷和鬼子勾结，只是为了保全自己，他毕竟也是中国人，我看咱们不妨做做他的思想工作。”

那苏图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那你做去吧，我可懒得瞅他！”

李伊凡说：“我明天就去找他谈谈，看他能不能和咱们一起抗日。”

李伊凡来到桑布王爷家，恰好他躺在炕上抽大烟，见到李伊凡进来，热情地邀他上炕坐。别看桑布王爷有官老爷作风，但他对李先生还是很礼让的。

两人一阵客套之后，桑布王爷狡黠地调侃起李伊凡：“李先生无事不登门，是不是有要紧事啊？”

李伊凡说：“王爷，日本兵已经侵略到咱村里来了，咱们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外敌欺侮啊！”

桑布王爷说：“那有啥办法啊，日本兵有的是好枪好炮，咱们这几个人还能斗得过人家？不自量力呢！”

李伊凡说：“可是日本兵一旦来犯，总得给点颜色看看，不然显得咱们太好欺负了。”

桑布王爷嚅地站起身，背着手说：“那你说咋办？”

李伊凡说：“大家一起抗日，有枪都拿出来，用在抗日上，你看咋样？”

桑布王爷一撇嘴：“我可不敢得罪他们。我家有枪不假，看家护院还不够呢。你咋知道我家有枪呢？是听那苏图那小子说的？那次袁海林被我们扣押，就是被他救走的，早晚我要整他，哼！”

李伊凡明白了桑布王爷的心思：无非是想借他的嘴传达给那苏图一个不好的信号。他说：“你家有枪谁不知道啊，大敌当前，我们的枪口就不要对内了，你在衙门口做事这么多年，还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一致抗日。”

桑布王爷听得不耐烦，吩咐家丁送客。李伊凡无奈地走出了布王爷的家。

李伊凡走后，桑布王爷越想越生气，忿忿地说：“一帮穷鬼，连枪都没有，还说抗日呢。我的枪是拿白花花的大洋换来的，想利用我，美得你！受熊不受敬的玩意儿，说我没良心，良心值多少钱？”

金秋时节，柳树营子大片平地喜获丰收，苞米露出金黄的穗头，高粱红得像火，远远可见人们正在地里收苞米。这一年，不用说富人家的平地丰收，就连贫苦农家的薄地也能多收三五斗。

大街上贴出告示，干活回来的人们聚堆站着往墙上看，上书：“为实现大东亚之共荣，满洲政府对粮食、牲畜、布匹实行统制，不允许买卖。一旦抓住就按经济犯论处。”

那苏图干活回来，也凑热闹上前去看。人们看完了告示，纷纷议论：“哼，粮食、牲畜、布匹都不让买卖，那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挨饿吗？”

那苏图意识到，必须趁着家里还有点粮食的时候，尽快让二弟乌日图说上媳妇，于是他直接走向哈斯家。

哈斯两口子都是爽快人，一听那苏图提起表妹满德日娃，就知道什么意思了，痛快地说：“这个媒人，我们当定了！”

那苏图从哈斯家出来，兴冲冲地

往家走，到了十八盘山脚下，看见三个男人正在泉边饮马。他们是高连胜、那钦和桑布王爷的家丁刘双。

高连胜见了那苏图，主动和他搭讪：“大哥，今年是不是丰收了啊？”

那苏图喜滋滋地说：“咳，好地都让桑布王爷这些玩意儿霸占着，咱只得开荒种两亩薄地，哎。你们咋在这儿啊？”

高连胜说：“这里有一条道说是能通到科尔沁大草原，就想走走看。”

那苏图纳闷地问刘双：“哎，刘双，你不是在桑布王爷家做事的吗？咋又跟了高老弟呢？”

刘双想起那苏图在解救袁海林时扎伤自己肩膀的情景，不由得恨由心生，说话尾音上挑，还带刺儿。他说：“我和高大哥都是边里人，说话也投机，就走到一块儿了，咋的？这事你也管？”

那苏图说：“这叫啥话啊，我不管你，问问还不行啊？”

高连胜不知那苏图和刘双之间有什么恩怨，批评道：“刘双，你不应该见到大哥就说带钩子的话，这不抬杠吗？”

刘双说：“我才不叫他大哥呢。你看，我的肩膀子就是他给打残的，骨头都打折了，还没接好呢！”

那钦一听，不高兴了，对刘双说：“你活该，谁让你给桑布王爷卖命来着，要不是我引荐你跟上高达日嘎，你还不知干啥缺德事呢。告诉你，那苏图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碰见他，你得放尊重点！”

刘双反驳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好像我多坏似的，我也是为了活着！”

高连胜怕事态扩大，拉着那钦和刘双上马，与那苏图作别。

那苏图看见高连胜的马鞍里还有一支短枪，露出乌黑的枪柄，正惊愕时，见他们松了马嚼子，策马远去……

（待 续）